

新編  
全本

印光法師文鈔

梁啟超敬署

廣增 四 卷

印光著

北京大方廣菩薩藏經書局編注

東州吉備出版社

新編  
全本

印  
光  
法  
師  
文  
鈔

梁啟超敬署



廣增 四卷

印光著 北京大方廣華嚴書局編注

印光法師文鈔  
中州古籍出版社  
PDG

# 印光法師文鈔卷四

##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

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，全體轉為煩惱惡業。因茲久經長劫，輪回生死。如來愍之，為說諸法。令其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使彼煩惱惡業，全體復成智慧德相。從此盡未來際，安住寂光。猶如結水成冰，融冰成水。體本不異，用實天殊。然衆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淺深。各隨機宜，令彼得益。所說法門，浩若恆沙。就中求其至圓至頓，最妙最玄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普被三根，統攝諸法，上聖與下凡共修，

大機與小根同受者，無如淨土法門之殊勝超絕也。何以言之，一切法門，雖則頓漸不同，權實各異，皆須修習功深，乃得斷惑證真，出離生死，超凡入聖。是謂全仗自力，別無倚托。倘惑稍未盡，則仍舊輪回矣。且皆理致甚深，不易修習。若非宿有靈根，即生實難證入。惟有淨土法門，不論富貴貧賤，老幼男女，智愚僧俗，士農工商，一切人等，皆能修習。由阿彌陀佛大悲願力，攝取娑婆苦惱衆生，是故較餘門得果為易也。凡我有情，聞是淨土法門者，當信娑婆極苦，西方極樂。當信多生已來，業障深重，匪憑佛力，驟難出離。當信求生決定克期得生。當信念佛定蒙慈悲攝受。由是堅定一心，願離娑婆，如囚之欲出牢獄，絕無繫戀之心。願生西

方，如客之思歸故鄉，豈有因循之念。從此隨分隨力，至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。無論語默動靜，行住坐臥，迎賓待客，著衣吃飯，務令佛不離心，心不離佛。譬如切事繫心，凡百作為，不忘此事。或有公私衆務，了無少暇，須於早晚十念念佛，至心發願，亦能往生。以阿彌陀佛曾有願云，十方衆生，至心信樂，欲生我國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是故十念念佛，亦得往生也。但既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須發慈悲心，行方便事。息貪瞋癡，戒殺盜淫，自利利人，方合佛意。否則心與佛背，感應道隔。但種來因，難獲現果矣。若志誠念佛，行合佛心，心口相應。如是念佛之人，至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，與諸聖衆，必然親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一生西方，



則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矣。此則全仗佛力，不論功之深淺，惑之有無。但具真信切願，決定萬不漏一。至於已斷惑者求生，則頓超十地。已登地者求生，則速證佛乘。所以文殊，普賢，馬鳴，龍樹等菩薩，皆願往生也。具十惡者念佛，尚預末品。將墮獄者念佛，亦登蓮邦。因茲張善和，張鐘馗，雄俊，惟恭等惡人，同出輪回也。其他戒善具修，定慧均等，居塵不染，處濁恆清，克志西方，高登上品者，如群星之拱北，衆水之朝東，何可得而勝數耶。是以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以其為如來普度衆生之要道，衆生即生出苦之妙法故也。

宗教不宜混濫論

（因講經者每喜談宗而發）

如來說經，諸祖造論，宗教二門，原是一法。從無可分，亦無可合。隨機得益，隨益立名。上根一聞，頓了自心，圓修道品，即名為宗。（此約後世說，當初但祇圓頓教耳。）中下聞之，進修道品，漸悟真理，即名為教。及至像季，法流此土，人根聰利，多得聞持，率以記誦講說為事。衲僧本分，向上一著，實悟親證者少，說食數寶者多。以故達磨大師特地而來，闡直指人心之法，令人親見本來面目。後世名之曰宗。既見本來面目，然後看經修行，方知一大藏教，皆是自己家裏話。六度萬行，皆是自己家裏事。是以宗之悟解為目，教之修持為足。非目則無由見道，非足則不能到家。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，相合而不相離也。至於南嶽天臺，其究竟指歸，

大略皆同。故傳燈，指月二錄，皆列二師於應化聖賢科中。而高僧傳不列於義解，而列於習禪。是古之具眼知識，以宗教為一貫矣。及至曹溪以後，禪道大行。不立文字之文字，廣播寰區。解路日開，悟門將塞。故南嶽，青原諸祖，皆用機語接人。使佛祖現成語言，無從酬其所問。非真了當，莫測其說。以此勘驗，則金鑰立辨，玉石永分。無從假充，用閑法道。此機鋒轉語之所由來也。自後此法日盛，知識舉揚，唯恐落人窠臼，致成故套，疑誤學者，壞亂宗風，故其機用愈峻，轉變無方，令人無從摸索。故有呵佛罵祖，斥經教，撥淨土者。（如此作用，南嶽思大師兩句道盡，曰超群出衆太虛玄，指物傳心人不會。認做實法，則罪同五逆矣。）以此語言，剗人情見，塞人解



路。根熟者直下知歸，徹悟向上。機生者真參力究，必至大徹大悟而後已。良以知識衆多，人根尚利。教理明白，生死心切。縱未能直下了悟，必不肯生下劣心，認為實法故也。今人多是少讀儒書，不明世理。未窮教乘，不解佛法。才一發心，使人宗門。在知識祇為支持門庭，亦學古人舉揚，不論法道利害。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，個個認為實法。或有於今人舉處，古人錄中，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，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，便自謂徹悟向上，參學事畢。即處知識位，開導後學。守一門庭，恐人謂非通家。因茲禪講並宏，欲稱宗說兼通。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，竟作釋義訓文之言。講教則如來修因克果之道，反成表法喻義之說。以教破宗，以宗破

教。盲引盲衆，相牽入火。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，徒效其輕佛陵祖排因撥果而已。古人語言絕未曉了，衲僧本分，何曾夢見。今將宗教語言意致，略為分別。用冀唯得其益，不受其病也。何謂宗何謂教。演說之，宗教皆教。契悟之，宗教皆宗。教固有宗，宗亦有教。教家之宗，即實相妙理三德秘藏，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。（此對宗說，故以體為宗，若就教論，即名為體，教中之宗，乃是入體之門，不堪與宗之向上一著對論。）教家之教，即經論所說文字語言，及法門行相，無不皆詮妙理，皆歸秘藏。亦猶宗家之機鋒轉語，種種作用也。但教則未悟亦令解了，宗則未悟不知所謂為異耳。宗家之教，即機鋒轉語，揚拳豎拂，或語或默，種種作用，皆悉就彼來機，

指歸向上。是轉語等，乃標向上。真月之指。非轉語等，即是向上真月。倘能依指觀月，則真月直下親見。所見真月，方是宗家之宗。今人以機鋒轉語為宗，不求契悟，唯學會透，是認指為月，不復知有真月矣。惜哉。又教則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猶如聖帝明詔，萬國欽崇。智愚賢否，皆令曉了，皆須遵行。有一不遵者，則處以極刑。佛教有一不遵者，則墮於惡道。宗則獨被上根，不攝中下。猶如將軍密令，營內方知，營外之人，任憑智同生知，亦莫能曉。以此之故，方能全軍滅賊，天下太平。軍令一泄，三軍傾覆。祖印一泄，五宗喪亡。未悟以前，祇許參究話頭，不準翻閱禪書。誠恐錯會祖意，則以迷為悟，以假亂真，即名為泄，其害甚大。大悟

之後，必須廣閱祖錄，決擇見地，則差別智開，藥忌明了。尚須歷緣鍛煉，必使行解相應，方可出世為人，宏闡宗風。今人不教人力參，而為人講演，使其開解路，起卜度，以己見會祖意，依稀仿佛，想個義理。全體是錯，便謂就是。直饒不錯，祇是泥龍畫餅，豈能致雨充饑。所以宗須真參，方有實益也。未開眼者，聞其講說，喜出望外。其有具眼者，必痛徹骨髓矣。如此宏宗，徒有大損，毫無實益。何異以軍令往告敵兵，相邀共戰，其不自殄滅者鮮矣。由是假充悟道者，不勝其多。壞亂佛法者，實繁有徒矣。又教則以文顯義，依義修觀，觀成證理，令人由解了而人。故天臺以三止三觀，傳佛心印也。宗則離文顯意，得意明心，明心起行，令人由參究而

得。故禪宗以直指人心，傳佛心印也。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，凡聖生佛，事理行相，歷歷分明。若能修因，自然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衆生而成佛道矣。既得此事，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，豈待外求。宗門所說，總歸本分，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。（此理即也。）若得此意，（此名字及觀行初心也。）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，而起修因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衆生而成佛道之事矣。（此觀行至究竟也。）所以古德大悟後，有二次七次閱大藏經者。（汾州無業，三終大藏。育王知微，大慧杲門人，禁足於上塔院十餘年，七終大藏。見育王山志。）有以坐看為不恭，跪讀行披立誦者。（棲賢湜三終大藏皆如此。）有畢生日持一部法華者。（永明壽，首山念。）有看經唯恐打差，（差音叉去



聲，異也。）貼帖子於方丈門首，曰看經時不許問話者。（仰山寂。）有持觀音聖號者。（明教嵩，日誦十萬觀音，世出世間經書，不讀而知。又華林覺常念觀音，遂感二虎常相依附。）有持準提神咒者。（金華俱胝和尚。）有日課百八佛事者。（永明壽，一部法華，亦在百八之數。）有對立像不敢坐，對坐像不敢臥者。（大通本，又凡食物以魚鼈名者，即不食。）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者。（百丈海。）至于念佛求生西方，則多不勝數也。良以百丈乃馬祖傳道嫡子，其開示有云，修行以念佛為穩當。又所立清規，凡祈禱病僧，化送亡僧，皆歸淨土。故五宗諸師，多事密修也。多有久歷年所，躬行苦行。（如瀉山作典座，雪峰作飯頭之類。）無非欲圓滿六度，自利利他。類皆重法如寶，輕身似塵。絕不似今人

之輕慢古今，褻黷經論也。是知宗為前鋒，教為後勁。其所辦是一事，其所說是一法。但以語言施設，門庭建立不同。門外漢不知其同而不可合，異而不可離之所以。妄用己見，強作主宰。不是互謗，便是混濫。互謗之過，愚或能知。混濫之愆，智猶難曉。蓋以歸元無二，方便多門。宗家方便，出於格外，所有語言，似乎掃蕩。未得意者，不體離言之旨，唯噴出酒之糟。在宗則開一解路，不肯力參。在教則妄學圓融，破壞事相。唯大達之士，雙得其益。否則醍醐甘露，貯於毒器，遂成砒霜鳩毒矣。教雖總明萬法唯心，然須就事論事，事理因果，毫無混濫，原始要終，不出唯心。宗家的實商量，亦復如是。若舉揚向上，雖指盡世間法法頭頭為問，答時總歸

本分，絕不就事論事。所謂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。縱有似乎就事說者，意則在彼而不在此。若認作就事者，即白雲萬里矣。的實商量者，禪書不錄。所錄者皆屬本分話。若欲知者，必須廣閱群書。否則看萬善同歸集，及淨土十要中禪匠著述，亦可見其梗概矣。克論佛法大體，不出真俗二諦。真諦則一法不立，所謂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也。俗諦則無法不備，所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也。教則真俗並闡，而多就俗說。宗則即俗說真，而掃除俗相。須知真俗同體，並非二物。譬如大圓寶鏡，虛明洞徹，了無一物。然雖了無一物，又復胡來則胡現，漢來則漢現，森羅萬象俱來則俱現。雖復群相俱現，仍然了無一物。雖復了無一物，不妨群相俱現。宗則就彼

群相俱現處，專說了無一物。教則就彼了無一物處，詳談群相俱現。是宗則於事修而明理性，不棄事修。教則於理性而論事修，還歸理性。正所謂稱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事理兩得，宗教不二矣。教雖中下猶能得益，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，以涉博故。宗雖中下難以措心，而上根便能大徹，以守約故。教則世法佛法，事理性相，悉皆通達，又須大開圓解，（即宗門大徹大悟也。）方可作人天導師。宗則參破一個話頭，親見本來，便能闡直指宗風。佛法大興之日，及佛法大通之人，宜依宗參究。喻如僧繇畫龍，一點睛則即時飛去。佛法衰弱之時，及夙根陋劣之士，宜依教修持。喻如拙工作器，廢繩墨則終無所成。教多顯談。宗多密說。